澳大利亚数字人文项目透视
——兼论对我国数字人文项目的启示*

■ 徐彤阳 杨明睿
山西财经大学信息学院 太原 030006

摘 要:[目的/意义]分析澳大利亚数字人文项目特征,总结澳大利亚数字人文项目概况,获取对我国数字人文的建设性意见。[方法/过程]运用网络调查法和访谈法对澳大利亚数字人文项目开展情况进行分析,总结项目概况并梳理其发展阶段和各阶段代表性项目,按照研究方法和方向的不同进行分类,同时根据项目成果和影响力建立分析评价体系来获取有价值的特征,并据此讨论为丰富我国数字人文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提供借鉴的诸多意见。[结果/结论]澳大利亚数字人文项目整体阶段特征明显、意义显著,本文总结出其项目的社会服务、图书馆深度参与、创新合作共享等特征,针对我国数字人文提出加大投入、释放图书馆潜力和形成特色的主要意见。

关键词:数字人文项目 图书馆 澳大利亚
分类号:G251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0.22.015

1 研究问题与出发点

数字人文从人文计算[1]发展而出,是将数字技术和人文研究融合而开拓出的新学科领域,尽管提出较晚,但从诞生之初便为世界所瞩目,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里这一研究领域一直受到计算机、人文学、图书馆学等多个学科研究者的持续关注,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研究热潮。时至今日,数字人文领域已突破学科边界,逐渐成为各交叉学科新的研究增长点。

1.1 问题背景

我国数字人文研究如日方升,但无论从研究范围还是研究层次上都有待加强,研究机构和资金支持都没有规模化,相关理论与实践尚需纵深拓展。为了弥补国内数字人文起步较晚的短板,众多国内学者针对于国外数字人文展开跟踪研究,多集中于技术引进、经验总结、项目分析等。尤其是对国外数字人文优秀项目的分析和介绍,能全面客观反映国外数字人文研究热点和发展进程,为我国在相关方面的研究提供借鉴。目前,我国学者对于国外数字人文项目倾注了大量精力,如韩豫哲[2]对国外优秀数字人文中心网站介绍项目进行分析,总结特点为国内高校图书馆开展数字人文服务提供参考;林泽斐[3]对英国数字人文项目进行实证分析和梳理,以期为国内机构的数字人文项目建设提供意见;邓要然[4]概述了美国图书馆领域的数字人文项目,并对我国相关领域数字人文项目实践研究提出了启示。可以说,我国学术界对于国外数字人文项目的研究覆盖了欧美主要国家,特别是美国、英国等具有极强代表性国家的科研动态。

相比较而言,在国际数字人文领域的演化路径和发展趋势的研究上,国内学者对诸如澳大利亚之类的研究对象缺乏关注。本文以"SU='数字人文' AND SU='项目'"为检索策略,在CNKI数据库里共得到129条结果,经过甄别后发现涉及澳大利亚数字人文项目或者专门针对性研究的结果只有2条。事实上,随着"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一词首次在《现状核实:数字人文项目与前景》(*Reality Check: Projects and Prospects in Digital Humanities*)[5]中出现,澳大利亚研究者们便积极行动,开展了一批建设性项目,为澳大利亚数字人文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 本文系2019年度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于数字人文技术的山西省城市记忆分层资源库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19B171)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徐彤阳(ORCID:0000-0002-0325-1230),副教授,博士,E-mail:tyxu2004@163.com;杨明睿(ORCID:0000-0001-6234-0789),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20-05-10 修回日期:2020-07-16 本文起止页码:145-152 本文责任编辑:徐健

1.2 问题出发点

在上述背景下,对澳大利亚数字人文项目分析探究,从而获得对我国数字人文建设的启示,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澳大利亚的数字人文研究同样经历过萌芽状态,并成功走向快速发展,其项目实践经验值得借鉴。在政府巨大投入和研究人员全力以赴下,澳大利亚数字人文研究在项目规模和研究深度上均取得不俗成绩。反观我国在数字人文领域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声量尚小。换言之,我们面临澳大利亚数字人文研究刚起步时同样的境地。2009 年,武汉大学王晓光[6]教授首次将"数字人文"概念引入中国学术界;经过 10 年的发展后,吉林大学邓君[5]教授于 2019 年对我国大陆数字人文领域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和调查分析,并指出,我国数字人文领域学术论文数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虽有小幅上升,但整体波动并不大,直至 2016 年以后才呈现快速上升趋势。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数字人文研究在人员、技术和环境等方面日趋成熟,其研究进程始终与国际接轨。澳大利亚虽地处亚太,却属于英联邦成员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与欧美国家和地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曾是英国殖民地的澳大利亚整体上学习英国乃至欧洲,因此拥有接触到技术前沿的便利条件,与西方世界相似的文化背景又支撑其参与到与其他国家共同文化主题的数字人文项目中,汲取先进的项目经验。经过多年持续投入,澳大利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数字人文研究体系与规模,2011 年成立的澳大利亚数字人文协会(Australasian Association for Digital Humanities)专门为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地区的数字人文研究提供服务并且承担着地区和国际交流的任务,以保证时刻与国际研究前沿同轨[7]。

综合以上情况,本文选取了澳大利亚具有代表性的数字人文项目进行整理归纳和特征分析,以期弥补相关研究的短板。此外,借鉴澳大利亚数字人文崛起历程,将有助于我国对数字人文建设形成有效的战略规划,以加快我国学术界对国际领先集团的追赶。

2 调查概况

2.1 调查途径

本文通过网络调查法搜集澳大利亚数字人文相关情况,从 CenterNet[8]入手了解到在录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如表 1 所示;在访问澳大利亚数字人文协会(The Australasian Association for Digital Humanities, AADH)官方网站[7]以及通过与国外学者进行网络访谈后,获知能代表澳大利亚高校整体科研水平的"The Group of Eight(Go8)"组织[9],该组织由 8 所澳大利亚最领先的高校组成,其中 5 所设置了如表 2 所示的专业数字人文研究机构,这些"Go8"成员的数字人文研究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澳大利亚高校的最高水准;最后,对国外图书馆员进行网络咨询,得知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同部分高校和地方图书馆等一直致力于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在对上述组织或机构所发起的项目进行逐一考察与筛选后,笔者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项目进行了统计分析和案例研究,通过总结特点与经验为我国相关机构参与数字人文研究提供启示。

表 1 注册于 CenterNet 的澳大利亚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中心名称	归属单位性质	成立时间(年)
Edith Cowan Center for Global Issues	高校	2018
Victorian eResearch Strategic Initiative - VeRSI	政府机构	2006
The 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	政府机构	1969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Group	高校	2013
Centre for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	高校	1989

表 2 澳大利亚"Go8"成员高校数字人文空间

名称	归属大学	隶属于
eScholarship Research Centre	墨尔本大学	图书馆
Sydney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Group	悉尼大学	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
Centre for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
eResearch Lab	昆士兰大学	信息技术与电气工程学院
The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Cluster	西澳大利亚大学	人文学院

2.2 澳大利亚数字人文项目整体概况

根据网络调查和访谈结果,澳大利亚数字人文研究领域一直处于活跃状态,大规模的领域基础性项目和结构性项目并行发展,为数字人文科学领域的扩展做出了贡献,并最终促成了澳大利亚数字人文协会(AADH)的形成,该组织于 2011 年 3 月由澳大利亚人文科学研究院(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主导成立,主要目的是汇集数字人文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人员,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应用先进的计算机和数字媒体的方法,突破人文研究的瓶颈,应对复杂文化和社会现象的挑战,并加强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地区的数字人文交流。与此同时,为了促进与数字人文领域其他协会的合作,AADH 还加入国际数字人文组织联盟(Allia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Organisations)[10],以保持与亚洲、欧洲、美国和加拿大的国际数

字人文组织步调一致。

总览澳大利亚数字人文项目的发展情况，结合澳大利亚数字人文发展主旋律的变化，以 AADH 的成立为分水岭，将澳大利亚数字人文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围绕数字人文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展开，众多项目和活动虽无直接联系，但都指向相同的方向，随着学科整体的进步，看似分散在不同学科和机构的工作朝着一个共同点协调一致；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发展理念得到统一和升华，合作和开放成为主旋律，这一阶段重大事件之一是 AADH 的成立，其愿景是"通过支持示范性研究提高数字人文在大洋洲的形象和代表性，并不断加强这一领域的实践效果"。进入这一全新阶段后，数字人文学科作为澳大利亚的新兴领域，已经与政府的科研基础建设资助计划紧密相连。在第二阶段，澳大利亚数字人文项目逐渐围绕 AADH 建立的框架联系起来，AADH 每两年举办一次会议，会议主题往往得到众多数字人文项目的响应，每次会议上的重要对话通常与澳大利亚政府当前的政策环境相关联，换言之，此时的澳大利亚数字人文项目群已经与政府、AADH 的倡导密不可分，其特征也更加明显。不可忽视的是，数字人文项目的服务周期普遍较长，在服务过程中具备改造潜力，能结合时代需求做到与时俱进。关于澳大利亚数字人文项目的整体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澳大利亚数字人文项目整体性阶段示意

阶段	阶段简介	
第一阶段	在专业的协会 AADH 成立之前，有许多的中心、团队、项目和个人发挥了长远作用，逐渐构建起整个澳大利亚数字人文领域研究体系的基础框架。政府机构、企业和高校均有参与到数字人文研究一线，如政府机构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和独立出版企业"Anthem Press"。众多项目紧紧围绕将澳大利亚丰富的文化历史捕捉、保存并传承给下一代的共同主题，将文本挖掘、数字化、可视化等信息技术全面渗透到研究过程	
第二阶段	AADH 成立："促进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数字研究方法的发展和进步" 2012 年 AADH 会议主题：建立、映射、连接（Building，Mapping，Connecting） 2014 年 AADH 会议主题：拓展视野（Expanding Horizons） 2016 年 AADH 会议主题：应对复杂性（Working With Complexity） 2018 年 AADH 会议主题：建立联系（Making Connections）	整个澳大利亚提高对数字人文作为艺术和科学连接框架的重要性的认识，正在或即将进行的数字人文项目以新的方式将人文学者和信息技术专家聚集在一起，尝试解决复杂社会问题，注重加强人员、部门和机构的合作，开拓国际视野，以创新求突破。总之，这一阶段的数字人文项目在继承原有共同主题的基础上，更加体系、开放，整体向国际领先集团看齐

3 澳大利亚数字人文项目分析

澳大利亚数字人文研究体系整体上形成了以政府机构为指导，以高校和图书馆为项目实施主力，企业等社会组织为保障的格局，在这套体系下诞生的一系列重要的数字人文项目和活动为澳大利亚数字人文学科发展提供了关键的背景和动力。这些重大项目是该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大规模协作计划，不断为整个领域拓展新的方向，促进了跨地理、文化和学科界限的合作，并对衍生的新型研究活动提供支持，它们在提高人们对新的研究方法的认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对澳大利亚数字人文学科发展进行回顾的过程中，笔者参考了一系列对其学科领域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以带有国家示范性质的项目为关键节点建立起对澳大利亚数字人文的理解和分析。经过对澳大利亚各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或团队所展示的若干重要项目进行逐一甄别后，从澳大利亚数字人文两大阶段的项目中以文化保护、史料挖掘、教育培训等为主题，选取了一批代表澳大利亚数字人文基础建设和未来研究趋势的项目，最终得到相关项目共 16 个，见表 4。

以表 4 中的项目为蓝本，笔者从定量和定性的角度出发进行属性分析，以期结合这些项目的阶段背景更深刻地勾勒出澳大利亚数字人文项目整体特征。

3.1 项目分类

3.1.1 数字化项目

文献数字化是数字人文的基础项目，通常指对各种类型的文献所包含的内容进行数字化处理，将其转换为数字全文版本或图像，过程中还包括统一量化和建模以提高利用价值，最终可插入到数据库中集中保存和展示[11]。在表 4 的代表项目中，数字化项目占比很大，比如太平洋地区濒危文化数字资源档案馆[12]（PARADISEC：Pacific and Regional Archive for Digital Sources in Endangered Cultures）项目旨在将亚太地区濒危语言和文化等制作为数字档案保存；南海项目[13]（South Seas Project）中，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以数字化方式呈现了 1760 – 1800 年间欧洲在太平洋的跨文化之航行历史；澳大利亚诗歌图书馆[14]（Australian Poetry Library）将广泛的诗歌文本和与之相关的批评和语境材料（包括访谈、照片、音视频记录）保存于数据集；澳大利亚电子人文网络[15]（Australian e-Humanities Network and Gateway）还提出"随着数字技术迅速改变人文研究实践活动，与此项革新相关的新的理论探索也

表 4 澳大利亚数字人文代表项目相关情况

符合阶段	项目名称	发起单位
第一阶段	PARADISEC：Pacific and Regional Archive for Digital Sources in Endangered Cultures	悉尼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墨尔本大学
	Heurist Network	悉尼大学数字人文研究小组
	AustLit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昆士兰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
	State Library of Victoria Archival Project	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墨尔本大学图书馆 eScholarship 研究中心
	South Seas Project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
	Australian Poetry Library	悉尼大学图书馆、the Copyright Agency Limited（CAL）
	Australian e-Humanities Network and Gateway	纽卡斯尔大学、悉尼大学
	Trove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第二阶段	Find & Connect web resource	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墨尔本大学图书馆 eScholarship 研究中心
	Australian Women and Leadership	墨尔本大学图书馆 eScholarship 研究中心、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
	Journal Finder	西悉尼大学图书馆、西悉尼大学数字人文研究小组
	Return，Reconcile，Renew	墨尔本大学图书馆 eScholarship 研究中心
	Digital Literacy project	昆士兰大学图书馆
	Samuel Beckett Digital Manuscript Project	悉尼大学数字人文研究小组
	Sydney Corpus Lab	悉尼大学数字人文研究小组
	Digital Humanities：methods and tools	悉尼大学图书馆

正在兴起”的重要理念；塞缪尔·贝克特数字手稿项目[16]（Samuel Beckett Digital Manuscript Project）以数字化方式将塞缪尔·贝克特手稿统一；“Trove”[17]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数字项目之一，被描述为“一种革命性的新型免费搜索引擎”。作为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发现服务的门户，Trove 囊括了档案和手稿登记册、图片社和 PANDORA 网络档案等服务。如今 Trove 已经成长为融合社区、服务、元数据聚合和全文数字资源库为一体的新平台，除了构建新知识还与澳大利亚各图书馆、文化机构合作，共同创造了澳大利亚现在和未来的知识遗产。显然，人文数据集作为澳大利亚早期数字人文实践内容受到重视，相关项目集中于第一阶段，国家机构和一流高校担任中坚力量围绕数字人文基础建设开展了一批重要意义的数字化项目，不仅诞生了“Trove”这样的国家示范性品牌项目，为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研究做好铺垫，还向服务社会功能拓展，面向公众开放。

3.1.2 文本挖掘与可视化项目

文本挖掘和可视化技术作为数字人文最常用的研究手段经常联合出现。文本挖掘指通过技术在文本处理过程中挖掘高质量信息，对象往往是半结构或非结构的文本信息，通常包括文本预处理、语料库构建、特征提取、文本聚类、文本分类等过程[4]；可视化处理作为通用技术往往穿插在整个项目，一般利用图像处理、计算机视觉以及用户界面对研究成果进行展示。考虑到对人文资料直观体现和科学处理的优势，澳大利亚数字人文在初期就采用文本挖掘与可视化技术树立典型项目“AustLit”[18]。该项目由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发起，由昆士兰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主要实施。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由国家机构牵头，一流高校攻坚的模式在澳大利亚数字人文起步阶段收获巨大效益。“AustLit”以保护澳大利亚特色的文学和印刷文化为核心，同时以建立必要基础知识和关键技术架构支撑该领域进一步学术研究为关键目的，既传承文化特色，又在十多年时间里利用成熟经验为澳大利亚文化和社会相关的各种研究输出技术支撑。此外，研究人员可以借助“AustLit”中的资源，围绕特定领域创建数据集进行文本聚类、分类等过程，并将研究成果作为资源补充到开放平台，这种共享、共建的创新做法使得“AustLit”逐渐被视为澳大利亚文学领域最全面的记录。

在文本挖掘应用上，澳大利亚还进行了其他探索，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档案项目（State Library of Victoria Archival Project）[19]是完全由图书馆发起实施的档案记录整理项目，它基于文本挖掘和智能分析而重新制定归档协议并开发相匹配的 HTML 查找助手；“查找 & 连接网络资源（Find & Connect web resource）”[20]、“澳大利亚妇女与领导力（Australian Women and Leadership）”[21]和“回归，和解，更新（Return，Reconcile，Renew）”[22]项目均依托图书馆资源，在有关妇女儿童的社会服务问题和土著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体现文本挖

掘与可视化应用。

3.1.3 工具与平台开发项目

数字人文研究工具和平台的开发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是解放研究人员的大脑,让其将精力投入到深层次的研究中去;其二是拓展研究人员可利用的技术手段,帮助他们更加全面高效地发现新问题,解决旧问题。具体地说,工具开发往往指设计配套数字人文领域研究方法的数字工具来梳理和分析各种类型的资料或数据集;平台搭建则是要建立具备一定研究能力,承担符合研究人员多种需求的研究环境。毫不夸张的说,数字人文研究工具和平台堪比是该领域的"第一生产力"。工具和平台一直被澳大利亚数字人文领域视为基础建设加以投入,此类项目在表4中两个阶段均有体现。在澳大利亚早期数字人文工具与平台开发项目中,启发式网络(heurist network)项目[23]是开发时间早、服务周期长的典型代表,广泛应用于数字人文研究者的工作中,该项目是满足人文学者数据管理需求的独特解决方案,用户能在数小时内通过简单的Web界面设计、创建、管理、分析和发布结构丰富的数据库。步入新阶段后,为了应对新形势下数字人文发展的需要,澳大利亚数字人文研究者们继续丰富工具和平台产品线,尤其以高校为代表开发出实用、高效、科学的工具平台。如西悉尼大学数字人文研究小组和图书馆联合推出的期刊查找器(journal finder)工具[24]旨在帮助研究人员以最短时间、最快渠道获取最有价值的期刊信息,该项目也是图书馆凭借自身优势与数字人文结合的一个典范;悉尼语料库实验室(Sydney Corpus Lab)[25]是悉尼大学数字人文研究小组推出的一个在线平台,其目标是在悉尼大学建立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能力,联系澳大利亚语料库语言学家,并在澳大利亚语言学和其他学科推广语料库研究方法。

3.1.4 教育培训项目

数字人文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仍然走在上升期,领域的发展注定离不开新生代人才的培养。如何加强纷至沓来的各学科专家学者交流,统一合作路径,建立科学的人才培养体系牵出了数字人文学科教育和培训的话题。目前,数字人文发展成熟的国家均由专门的机构承担这项任务,主要围绕对传统学科学者加强数字技术使用能力和引导具有专业技术背景人员树立新的研究思维,总之趋向于为数字人文学科培养专业的从业者,这些工作关系到学科的壮大和研究的可持续性。澳大利亚的研究者及时捕捉到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在新阶段的代表项目中表现为从高校和图书馆的结合点出发,统筹教育和服务为一体,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其中有两大代表项目。

数字素养项目[26](Digital Literacy project)由昆士兰大学图书馆发起,致力于解决学习者基本数字能力问题,项目并不针对专门受众,图书馆联合信息技术、教学创新研究和人文艺术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打造学习社区,同时图书馆借此项目提升馆内联络馆员和工作人员信息素养,所有学习者的学习效果由专门的工具自我评估。

"数字人文:方法和工具(Digital Humanities: methods and tools)"[27]由悉尼大学图书馆推出,该项目专门在图书馆门户网站建立数字人文学科指南,不仅在线上提供数字人文学科理论教学资源,还在线下设置培训班进行技能传授,涵盖了广泛内容,包括数据收集、数字化、数字馆藏、语料库语言学、图像处理和技术开发等多个模块,项目兼具基础能力培养和研究潜力挖掘双重作用。总之,在教育培训方面尤其体现着数字人文跨学科协作的特色,这一过程中的跨越界限、探索知识行为也是数字人文的实践意义之一。

3.2 项目特点分析

3.2.1 图书馆与数字人文紧密联合

在澳大利亚,由图书馆主导或推动项目已成为常态,数字人文作为图书馆一个新的实践方向在澳大利亚开展已久,依托庞大的独立资源,图书馆领域的数字人文项目在整个业界内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为例,它发起或参与了一系列项目证明了图书馆在数字人文领域发挥的关键作用:①在数字人文兴起之初,推动一批具有国家示范效应的项目实施,涉及领域广泛且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加速了数字人文研究演化到人文领域的其他学科,发挥了主导作用;②针对某些明确问题,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适时转变角色,作为沟通跨组织、跨学科、跨地域的枢纽充分利用起图书馆本身的功能和结构,发挥了联合作用;③作为成功开拓数字人文研究领域的典范,澳大利亚图书馆不仅是其国内大大小小图书馆的标杆,还以协同合作的方式帮助初始涉足数字人文研究的组织机构建立研究体系,发挥了指导作用。

随着数字人文在澳大利亚趋向于行业化发展,以澳大利亚政府相关机构为主导,整个澳大利亚数字人文学界展开大讨论,开始探索推广学科研究、完善行业规范、制定制度标准等相关问题,图书馆因其政府公共服务机构和数字人文科研前沿的双重定位广泛参与到这些工作中,一方面在理论上推陈出新,在实践中检验

标准,另一方面锐意改革,整合优势资源为数字人文塑造专业培训服务体系,推广行业规范和标准。例如 P. Turnbull 在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支持下,基于南海项目开展的面向历史文化遗产研究的学术编辑标准开发,填补了历史文化子领域的结构空白;悉尼大学图书馆采集已经发展成熟的知识和技术制定了专门的数字人文学科指南,利用在线学习门户向大众普及,并设立线下学习小组,两相结合以保证推广效果。

3.2.2 创新、合作、共享三位一体

数字人文交叉学科的属性标志着优秀的数字人文项目需要多方达成共识、紧密合作,同时,作为新兴学科的数字人文时刻需要创新理念和方法补充进来以保证活力,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面向多维度的实用型学科,共享理念始终贯穿其中。澳大利亚数字人文研究从初始阶段就将创新、合作、共享三大观念贯穿到实践中,其中:创新在代表性项目中表现为对研究方法的变革,如非线性分析、历史地图和关联分析等均引入研究过程中,同时还有对复杂的社会人文问题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剖析和解读,均取得不菲成果;合作则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数字人文项目的特征,大部分项目由多个机构合作研究,同时背后有多个基金会支撑;共享体现在各项目建设周期中,研究初期信息共享、中期资源共享、项目完成后成果共享。

遍悉澳大利亚数字人文代表性项目,创新、合作、共享一体化早已成为一大研究亮点,以澳大利亚妇女与领导力项目为例,笔者梳理了其一体化特征:①创新:将数字化方法引入反映社会现象,解决人文领域问题中,创造性地用在线百科全书形式记录了澳洲妇女领导地位变迁史;②合作:该项目不仅组织了包含六家合作机构的联盟,还借助了四所知名大学的科研力量,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澳大利亚国家妇女基金会等在内的机构主要为项目提供资金和馆藏支持,来自墨尔本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团队作为推进项目的核心力量;③共享:项目打造在线共享平台,实现读者和编辑双向互通,方便进一步完善资料,不仅在线发布了《20世纪澳大利亚妇女与领导权百科全书》,还在线下发行了相关出版物,做到全方位共享。

3.2.3 注重文化传承和服务社会

数字人文受到澳大利亚社会各界青睐之处在于其兼备文化传承和服务社会的功能,这也是澳大利亚政府对数字人文采取大力支持态度的原因,同时众多澳大利亚数字人文项目也将文化传承和服务社会作为立项根本。其中,文化传承主要是针对史学、语言学、文学等开展,服务社会主要基于为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提供必要的支撑。如澳大利亚诗歌图书馆明确以保护和发扬本土诗歌文化为目的;Trove 更是将音乐、艺术、文本等所有文化种类囊括在内,并向社会提供咨询服务,以服务的方式传承本土文化;PARADISEC 则不再局限于本土,放眼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濒危文化保护,与亚洲众多国家展开国际合作,为多国文化工作者提供周到服务,产生了显著的国际影响力;国际项目"Return, Reconcile, Renew"立足于为社会了解本土文化服务,记录了澳大利亚土著跨文化交流之旅,强调对土著人文化的全面传承。如今,澳大利亚数字人文研究逐渐将重心倾斜于产生更多社会价值,避免单一化作用对资源的占用,实现产出和投入的最大转化,总体来说,澳大利亚学者对文化传承和服务社会一直保持较高关注。

4 对我国数字人文研究的启示

4.1 加大数字人文基础建设力度

任何一项数字人文项目的落地实施都需要配套的基础设施,我国学者早已洞察到这个问题,一直在呼吁政府和学术界加大投入力度。我国学者经过初期探索已对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内容形成基本认识,主要从3个方面展开:核心是要保障图书馆等机构对数字人文研究所需资源和服务的提供;中间层要建立健全研究平台、工具软件和资金支持等一整套系统,引进和培养多学科学者;外围是完善数字人文的成果发布、分享平台和界面[28]。如何从上述3个方面加大投入力度,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1)就政府承担的角色而言,应主要着眼于顶层设计,制定战略规划和主导改革创新等发力。纵览澳大利亚等国家数字人文发展历程,关键节点处无不闪现着国家政府的影子,我国国家层面应主导成立与国际接轨的专门协会,从实际出发召集行业代表制定发展计划,通过适当的政策激活整个社会参与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情。

(2)高校等具备科研能力的机构是目前数字人文研究的中坚力量,对该领域学术研究和学科的投入既是本职也是优势。高校等应保持利用突出优势,不遗余力地支援社会各界对数字人文的探讨和利用,同时还要做到紧跟国际领先梯队研究趋势,加强自我建设保证不掉队,当好我国数字人文建设的"排头兵"。

(3)企业等其他社会资源要在数字人文的大浪潮

中积极找到定位，深入参与到数字人文建设中来。数字人文的持续性发展必然离不开产业化，这需要企业社会力量在产业链中占据投入和收益两端，一方面能促进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资本力量可以推动更多项目落地，有利于数字人文推广和带动各环节进步。

4.2 释放图书馆数字人文研究潜力

图书馆一直是数字人文的重要阵地，丰富的资源和服务机构的定位赋予了其主导数字人文科研的预备条件。除了作为资源提供枢纽，图书馆还可以提供研究平台，引进先进的工具、技术为数字人文研究者提供精准服务。与此同时，图书馆还是天然的展示平台，凭借其直接对话公众的特点为数字人文成果产生社会影响力打造量身定制的平台，换言之图书馆对推广数字人文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如何着手释放图书馆在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潜力，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

（1）自我评估，自我完善。图书馆作为传统的文献中心在互联网时代已经面临冲击，数字人文的兴起恰恰为图书馆转型发展带来了机遇。参考国外经验，图书馆应该积极对自身研究部门、人员进行评估，不足之处应尽快引进补充，从实际出发建立组织架构和工作计划，营造合作、共享、专业的数字人文生态。

（2）成立专业研究中心，这是扩大图书馆参与数字人文研究范围和程度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图书馆作为核心资源提供单位，又同时对接所有具备研究能力的机构和包含学者在内的广大群众，成立研究中心方便整合所有资源为实施复杂且有影响力的数字人文项目提供支撑，这是澳大利亚等数字人文发展较快国家的通行做法。

（3）开拓数字人文培训业务，主动推广数字人文教育。图书馆本身承担着服务用户，教育大众的职责，而数字人文又契合了图书馆的优势，面对如今学术界对数字人文专业人才的需求缺口和公众对数字人文教育服务的迫切需求，图书馆应顺应历史潮流主动开展相关业务。

4.3 拒绝拿来主义，形成自我特色

国际社会对数字人文这个新兴领域的挖掘远远没有停止，随着更多创新技术被运用到数字人文实践中，如大数据、语义网、VR/AR 等技术[29]，数字人文的研究过程更具趣味，成果展示也更新颖，而从研究内容的丰富性出发，国际数字人文大家庭则急需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加入来提升研究层次。我国数字人文领域相关研究经过多年的追赶，已经有部分带有我国文化特色的成果登上了国际舞台，如上海世博会上展示的全息《清明上河图》凭借先进的技术手段将精湛的中国技艺展现于世人，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甘肃敦煌研究院的“数字敦煌”项目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共享石窟文物数字化资源库，向世界人民展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璀璨艺术宝库。能取得这些世界瞩目的成果离不开我国学者对西方数字人文范例的研究，但在学习和总结的过程中我们应警惕拿来主义的思想，要依据我们的文化特点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将“引进来”和“走出去”良性结合，在国际上开辟独具特色的数字人文空间来。2018 年我国《“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需加快文物藏品数字化保藏[30]，这意味着我们要加快对文化遗产数字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要提升文化遗产的智能化保护水平，开发和保护我国丰富文化遗产的大幕已经拉开，无论是文化遗产界还是数字人文领域从业者应抓住机遇，积极展开工作，努力将我国文化遗产打造成我国数字人文研究的特色符号。

5 结语

本文参考澳大利亚数字人文活跃历程，综合国际数字人文发展背景，介绍了澳大利亚数字人文项目整体情况，并针对部分项目展开简要分析，为我国数字人文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参考意见。在国际社会上，数字人文已成为不同国家之间合作交流的主阵地，为更深程度的国际合作打开了大门。数字人文科学指出一个未来，那就是研究人员将能够采集来自跨国家、跨语言、跨文化的全球数据，通过使用数据分析和共享的信息技术手段进一步增进对人文社会的理解，同时，我国的数字人文发展还有待学者们去实践和探索。笔者也期待我们早日建成并完善研究体系，这将对保护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明产生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 KIRSCHENBAUM M G. What is digital humanities and what's it doing in English departments? [J]. Ade bulletin,2010:55－61.
[2] 韩豫哲. 国外数字人文项目特点分析及启示[J]. 图书馆, 2019(11):18－23.
[3] 林泽斐. 英国数字人文项目研究热点分析——基于 DHCommons 项目数据库的实证研究[J]. 情报资料工作, 2018(1):97－104.
[4] 邓要然. 美国图书馆领域数字人文项目研究[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17(8):29－35.
[5] 邓君，宋先智，钟楚依. 我国数字人文领域研究热点及前沿探析[J]. 现代情报, 2019,39(10):154－164.
[6] 陈静. 当下中国“数字人文”研究状况及意义[J]. 山东社会科学, 2018(7):59－63.

[7] Australasian Association for Digital Humanities[EB/OL].[2020-03-20]. https://aa-dh. org/.

[8] CenterNet[EB/OL]. [2020-03-20]. http://dhcenternet. org/centers.

[9] The Group of Eight[EB/OL]. [2020-03-20]. https://go8. edu. au/.

[10] Allia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Organisations[EB/OL].[2020-03-20]. http://adho. org/.

[11] 朱本军,聂华. 跨界与融合:全球视野下的数字人文——首届北京大学"数字人文论坛"会议综述[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6,34(5):16-21.

[12] PARADISEC: Pacific and regional archive for digital sources in endangered cultures[EB/OL]. [2020-03-20]. https://paradisec. org. au/.

[13] South Seas Project[EB/OL]. [2020-03-20]. http://southseas. nla. gov. au/.

[14] Australian Poetry Library[EB/OL]. [2020-03-20]. http://www. poetrylibrary. edu. au/about-us.

[15] Australian e-humanities network and gateway[EB/OL]. [2020-03-20]. http://www. rihss. usyd. edu. au/research/projects/ehumanities_gateway. shtml.

[16] Samuel Beckett Digital Manuscript Project[EB/OL]. [2020-03-20]. http://www. beckettarchive. org/.

[17] Trove[EB/OL]. [2020-03-20]. http://trove. nla. gov. au/system/stats? env=prod.

[18] AustLit[EB/OL]. [2020-03-20]. https://www. austlit. edu. au/.

[19] State Library of Victoria Archival Project[EB/OL]. [2020-03-20]. https://esrc. unimelb. edu. au/projects/state-library-of-victoria-archival-project.

[20] 马宁. 墨尔本大学图书馆 eScholarship 服务实践及启示[J]. 图书馆界, 2018(5):70-76.

[21] Australian women and leadership[EB/OL]. [2020-03-20]. http://www. womenaustralia. info/awal/.

[22] Return, reconcile, renew[EB/OL]. [2020-03-20]. https://esrc. unimelb. edu. au/projects/return-reconcile-renew.

[23] Heurist Network[EB/OL]. [2020-03-20]. http://heuristnetwork. org/.

[24] Journal finder[EB/OL]. [2020-03-20]. https://library. westernsydney. edu. au/main/researchers/publishing/journal-publishing.

[25] Sydney Corpus Lab[EB/OL]. [2020-03-20]. http://www. sydneycorpuslab. com/.

[26] Digital Literacy Project[EB/OL]. [2020-03-20]. https://web. library. uq. edu. au/about-us/projects/digital-literacy-project.

[27] Digital humanities: methods and tools[EB/OL]. [2020-03-20]. http://libguides. library. usyd. edu. au/Digital_Humanities.

[28] 刘炜,谢蓉,张磊,等. 面向人文研究的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6,42(5):29-39.

[29] 夏翠娟. 数字人文之热浪潮与冷思考[J]. 图书情报知识, 2019(2):2.

[30]《"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EB/OL]. [2020-03-20]. http://www. gov. cn/zhengce/2017-05/07/content_5191604. htm.

作者贡献说明:

徐彤阳:负责论文选题、研究思路、框架的确定,论文修改;

杨明睿:负责资料收集,撰写论文。

Perspective of Australian Digital Humanities Project
——Also on the Enlightenment to Chinese Digital Humanities Project

Xu Tongyang　Yang Mingrui

School of Information,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030006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ustralian digital humanities projects, summarized the overview of the Australian digital humanities projects, and put forward constructive opinions on Chinese digital humanities. [**Method/process**] We used the network survey method and interview method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ustralian digital humanities project, divided its development stages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 project, and after a detailed project inspection to obtain the stage representative project, classif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and directions.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project achievements and influence to establish an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system to obtain valuable features, and based on this discussion of the enrichment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construction in China to provide many suggestions for reference. [**Result/conclusion**] The paper pointed out that the Australian digital humanities project ha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in the overall stage. These projects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services, deep library participation, innovative cooperation and sharing, and the paper put forward the main opinions on increasing investment, releasing library potential and forming characteristics about digital humanities construction in China.

Keywords: digital humanities project　library　Australia